

听，春风里的鸟鸣

——银川遛鸟人记趣

记者 王敏

立春一过，银川的风便不一样了。风从贺兰山那边吹来，还是凉的，但凉得清爽，不再凛冽如刀。唐徕渠边的柳条悄悄泛青，中山公园的湖面渐渐解了冻。这时候，提着鸟笼出门的人也多起来。

上午八九点钟，从银川中山公园南门进去，就能看到有遛鸟人把鸟笼挂在树枝上，闲谈间伴着鸟鸣。笼衣掀开半截，里面的画眉、百灵、红子便亮开嗓子。遛鸟的老人们三三两两站在树下，背着手，仰着头，并不怎么说话，只是静静听。这便是银川遛鸟人的日常，他们静静地享受着这份美好的休闲时光。



黄雀



画眉



红子

01

「画眉：笼中的『男高音』」

银川人马胜利今年七十二岁，养画眉已有三十五年。他习惯把笼布掀得比别人更开些——他说画眉喜欢亮堂。

“画眉这东西，灵性大。”马胜利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，慢悠悠地说，“你真心待它，它就拿好腔调回报你，糊弄不得。”他养的是只三年的原毛（即出窝当年的小鸟），正当年，嗓音透亮。正说着，笼里的画眉忽然放声，一开口便是三五个转折，高亢处像金属丝划过瓷盘，婉转处又如溪水流过石缝。马胜利眯起眼睛，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打着拍子。

“你听这一口，这叫‘蛤蟆口’，现在会这个的不多了。”他说，“画眉的叫口分好几路，本口、学口，学的又有鸡叫、狗叫、猫叫、小孩哭，学问大了。”

在银川，养画眉的多是有些年岁的人。养这鸟讲究多，伺候费神——每天要遛，要洗，要喂活食，换季时还得调养。但也正因为讲究，才值得用心。马胜利年轻时在工厂上班，退休后儿女都在外地，老伴前年过世了。他说，这鸟笼一上手，一天就有了着落。

“有人问我寂寞不？我说不寂寞。我这笼子里住着个‘男高音’，天天给我开独唱会。”马胜利笑起来，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。

02

「百灵：唱出一份辽阔与高远」

相比画眉的婉转，百灵的声音更野，更辽阔。这鸟生在草原上、荒漠边，能飞上云端唱歌。银川地处西北，养百灵的自然也多。

李达师傅养百灵有四十年，圈里人都叫他“百灵李”。他的鸟笼比画眉笼高出一截，笼底铺着细沙，正中的站台上，一只百灵挺着胸脯，羽毛紧收，精神得很。

“百灵讲究‘上台’，”李达指着笼子说，“你看它往台上一站，头昂着，尾翘着，这就是架子。没这架子的鸟，叫得再好也差点意思。”

百灵的叫口以“套”为单位。一套叫口里要有麻雀噪林、喜鹊报春、燕子呢喃，还要学鸡鸣、狗吠、车铃声。早些年银川街头还有马车，真有百灵把马蹄声学了个十足像。现在没马车了，但还有老人记得那种叫口。

“最难学的是猫叫。”李达说，“猫叫是低音，百灵天生爱往高处走，让它压着嗓子出那个懒洋洋的调，得下功夫。”

笼里的百灵忽然振翅，发出一串清脆的颤音，像极了春天解冻时，贺兰山涧第一道水流。



百灵

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

03

「红子：叫不叫都是心头肉」

红子是北京人的心头好，在银川也有不少“粉丝”。这鸟不大，一身灰扑扑的羽毛，只有翅边带点红，全靠一张嘴吃饭。养红子的人，十个里有九个会为它的叫声着迷。

家住中山公园附近的秦军养红子多年，只养一只，再没换过。那只鸟已经十几岁，早过了最佳鸣唱期，十天半月也难得

叫一声。但他每天照旧拎着笼子来公园，照旧把笼衣掀开一半，照旧给它喂最好的苏子。“它不叫，我也愿意提着。”

如今这只老红子蹲在杠上，眯着眼，偶尔啄一口食，更多时候只是安静地看着树影晃动。秦军就坐在旁边，也不说话，偶尔低头看看鸟。在阳光的照射下，鸟笼的竹条泛着温润的光。

04

「黄雀：『小玩意儿』大讲究」

比起画眉、百灵的专业门槛，黄雀显得亲民许多。这鸟便宜、好养，最适合刚入门的年轻人。但时间久了就会发现，养小玩意儿也有大讲究。

周涛今年三十出头，在银川一家广告公司做设计工作。他是遛鸟群里的年轻人，他的黄雀笼较小，但收拾得很利落——笼布是手工扎染的蓝印花布，食罐是青花瓷片粘的，连栖杠都是他用砂纸一点点打磨的酸枝木。

“黄雀人缘好，”周涛说，“它不挑人，谁养就跟谁亲。但它也很聪明，你糊弄它，它就糊弄你。”

黄雀最拿手的是学蜡嘴雀和朱顶雀的叫口，

还能学蝈蝈叫。周涛的这只黄雀叫“元宝”，会三套叫口，还会用嘴开笼门。有回笼子门没关严实，元宝自己顶开门飞了出来，在周涛头顶绕了两圈，又落回杠上。“它是在告诉我：我能飞走，但我不走。”周涛笑着说。

周涛提着笼子往林子深处走。元宝在笼里跳上跳下，偶尔发出一两声短促的鸣叫，像在催他快些。

遛鸟不是什么大事，却是养鸟人心里顶重要的事。一只鸟笼，三两根栖杠，几把小米，就是养鸟人一天的念想。这念想不重，轻飘飘的，像风里的清脆的鸟鸣。可正因为轻，才能一直挂在心里，一年又一年。